

著名作家、编剧

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

编剧

朱苏进

射天狼

SHE
TIANLANG

朱苏进◎著



感受军人的情感与生活
军营大院里的百官图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射天狼

SHE
TIANLANG

朱苏进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射天狼/朱苏进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 2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518 - 9

I. 射… II. 朱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6316 号

书 名: 射天狼

作 者: 朱苏进

责任编辑: 颜 箏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0mm × 900mm 1/32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268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 录

射天狼	001
第三只眼	045
绝望中诞生	137
接近于无限透明	209
清晰度	277
孤独的炮手	335

射天狼

1

电话兵通过轻型被复线，报话兵通过微微摇曳的鞭状天线，同时收到阵地信息，又同声复诵出：“发射完毕！”

寂静最令人不安。此刻，一枚数十斤重的弹丸正在天空飞行。炮口距目标九千五百米，弹丸需飞行四十余秒，对于观察所指挥人员来说，这是个折磨，长得不堪忍受。谁知道将得到什么，远弹？近弹？命中弹？还是最讨厌的“不见弹”？肉眼根本看不见蓝玻璃似的天空中有一颗压满 TNT 炸药的合金杀伤大爆破弹。它一出炮口，人们就无可奈何它了，任何力量都不能使它停止飞行或是改变弹道。它按照火炮身管赋予它的方向的角度冲上天，然后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，都要落下来触地爆炸，迸出六七百块齿状弹片，疯狂地咬向敢于阻碍它的一切。因此，在实弹射击时，弹道所通过的地域常常没有居民地、公路和建筑物，目标区也设在一片大山里。处于弹道下方并抵近目标区的，只有炮兵观察指挥所，他们要观测这只没有翅膀的铁鸟。

可是为什么看不到爆光？这个散布死亡的东西飞到哪儿去了？

副团长颜子鹄放下望远镜——它虽然能使人望得更远，代价却是把人的视野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。果然，他放下望远镜，视野开阔了，看到右前方褐色山坡后面蹿出一股烟柱，接着传来沉

闷的爆炸声，它大大偏出目标区域，根据响声判断，炮弹炸在松软的土地上。

观察所发出的一片混乱的惊叫，被颜子鹄的高声命令截断：“查图，找出落弹区！”又朝三连连长罗怀牧下令：“停止射击！炮手脱离炮位，叫副连长逐炮检查。”

营长递过一比五万的军用地图，食指尖指着一处：“这里。”地图显示，褐色山坡后面是大片农田。万一有人，可就糟了。

颜子鹄朝旁喊道：“小车！”又催问罗怀牧：“查出来没有？”

罗怀牧脸色灰白，担任射击的是三连，射击指挥员就是他。他吃力地说：“射击指挥无差错，问题出在阵地。副连长报告，三炮方向错了一百密位。”

如此大错！阵地上只有四门炮，却有五位连排干部。颜子鹄气道：“我命令你们坐下来，坐它三天！”他喊上营长坐进小车，赶去查看事故后果。

小车从凹凸的山坡蹦跳着冲下来，拐上公路，高速驰向落弹区。颜子鹄去掉军帽，双手抓牢车把手，上身倾出车门，在急风中极力睁眼，注视迅速滑后的田野。他忽然叫道：“在这儿，停车！”

颜子鹄和营长跑下公路，从长满草藤的田埂旁边，扶起一位年约五十的农村妇女。她已经昏过去了，左肩和小腿处有血迹。蓝头布落在地上，旁边翻倒一个茶水桶，弹坑距她四十米，不知是否受了致命伤。颜子鹄和营长匆匆给她裹扎好伤处，把她抬进小车。远处，一个小男孩正朝村庄狂跑乱喊，十几位群众朝这里奔来。阳光下，一张张惶恐的、愤怒的、惊讶的脸越来越清晰，有人匆忙中还提着锄头和扁担；有人已经看清发生的事情，跑得更快，急声大呼……颜子鹄他们就要落入十分难堪的境地了。

营长道：“阵地有军医，我们快把老人家送去吧。”

“好!”颜子鹄回答着,又望着拥来的群众,对营长说,“你害怕吗?”

“不,我理解他们。但这时候什么都说不清楚。”

“那你就留下!无论人家动口动手,你都不准躲避,不准发作,不准辩解。否则,就处分你。告诉他们事故的真实原因,找到老人的家属和大队领导,很快,我就派车来接你们去看大娘。你这儿比较困难,不是低声下气就能取得群众原谅的,越那样,人家越气。我们错了就是错了,要认账。但在大错之下也要体现革命军人的品格,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”

“明白。”

颜子鹄把老人抱上车,关好车门,双臂把老人家拢在怀里。小车平稳地驰走了。他从后窗望去,群众围在大弹坑边上看了看,然后,慢慢地从三面围住营长。营长垂手站着……

小车停在三连炮阵地的通路出口,响了两声喇叭。颜子鹄钻出车,对快步奔来敬礼的副连长吴晓义道:“拿担架,把老大娘抬下来,快把军医找来!”

“谁呀?”副连长吃惊地看着颜子鹄胸前的血迹。

“你母亲!”颜子鹄绷紧脸,无法控制自己了,“大家不是天天喊,我们是人民子弟兵、子弟兵嘛!”

军医赶来,半跪在地上为老大娘检查伤情,然后重新包扎。颜子鹄在他耳旁问:“怎样哇?”声音微颤。

“还好。没有伤到动脉和骨头。不过要快送医院。向团里要救护车吧?”

“不等了。”颜子鹄对吴晓义道,“调一辆炮车,把火炮卸下来,把老人家抬上去。出事的是哪个班?”

“三班。”

“让三班撤出阵地,在车上轮流抬着老人家,立刻送医院。”

吴晓义在前，军医在后，抬着担架往阵地后面绕。颜子鹄喝道：“干吗躲躲闪闪，想藏住自己的失败？不准绕，就从炮阵地上过去。”

所有炮手都笔直地站在炮旁，呆呆注视着担架通过。一看到颜子鹄的脸，好些战士心怯地转开目光。老人家醒了，呻吟着偏转头，恍惚地朝火炮和战士们望着。

“呜……”一位战士扶着火炮瞄准具大哭，接着，跳过火炮大架，钻到相思树林里去了，两个战士急忙跟去。颜子鹄估计他可能就是错了一百密位的瞄准手，低声问：“入伍几年？”

吴晓义答：“一年，工作不错，是党员。”

“现在入党真快，军事素质呢？你们要分一名干部看护他，不能恶化他的情绪，也不能让他重新当一般炮手，他自己要求也不许。他还是瞄准手，下回实弹射击还是要上。”

颜子鹄是强忍着一团怒气走进阵地的，然而，沿阵地走了一遭后，恼怒便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情。他看到，炮车通路两侧的树林，竟无碰断一根树枝；田边必定要碾碎的几棵白菜，早已被战士们包着土挖出来，移到通路远处，准备撤出阵地后再栽回去。在重炮和大型牵引车的缝隙里做到这一点，需要多么严明的军纪和良苦的用心啊！用弹药箱板子钉成的语录牌，插在掩体最高处，写着大家最熟悉的毛主席语录和战斗口号。群众纪律执行得最好，没损坏群众一针一线。阵地的政治气氛搞得很浓，简直像打一场灵魂仗。不过，他们疏忽了一点，阵地要隐蔽，要伪装，要和现场保持一致。本属于心灵的语言，不必在嘴上重复了千万遍还嫌不够，又制成语录牌竖在最明显的地方，使敌机在两千米高空都能看到。花架子！

颜子鹄走到阵地指挥所，用电话向政委报告了这里的情况。政委说：“我马上到落弹区去做善后工作，你放心吧。问题出在

三连，你看还打不打？”

“打，射击还没完嘛。”

“我也同意打，但是要你亲自掌握。另外，师里刚才问到明天一连的实弹射击。一连更难办啊。你看他们还打不打？”

政委是忧虑一连连长袁翰。袁翰返乡已经超假，团里两次电报催归，还不见音信。这件事激怒了颜子鹄。连队临近实弹射击，连长居然无故不在位。颜子鹄和政委的最初决心是：就当袁翰“死了”，一连还是要打仗的，让指挥排长代理连长指挥射击。可是，三连出了事故，政委犹豫了：指挥排长毕竟没有指挥过全连呀。

“袁翰的超假。”颜子鹄通过电话说，“属于执意违背命令，性质比三连的偏弹更为严重，简直不像个军人，非处分不可。但连队的实弹射击，我的意见还是打。垮了连长，不能垮掉连队。打好打坏是一回事，不上炮场，这个连队的人心就散了。我坚持打！”

“知道了。”政委放下话机。

2

一连指挥排长坐在车内连长的位置上，这对他简直是过分的幸福，他将占领观察所，指挥全连火炮实弹射击。阵地指挥员副连长，虽是他的上级，也将逐字逐句地复诵和执行他的口令。每个炮手把他的意志填进炮膛，他将看到弹群按自己的意愿爆炸，仿佛是自己手臂延长了，伸过去捏碎了坚固的目标。热爱军事的人，谁不珍重掌中的权力，这权力可以实现自己所追求、所热爱的意愿，和渺小的个人权力欲完全是两码事！尽管他嘴上也讷讷地道：“副团长，我怕不行啊。”这是因为他觉得不谦虚一下就太

不像话了，其实，他心里早把三连看矮了半截：哼！打个偏弹，练兵练到脑后去了？他储藏下的本事，使他忍住笑意接下重任，那一刻，他深深感激连长袁翰平时对他的培养。

他刚当排长时，袁翰就逼他学习连长的全盘指挥业务，说：“一年以内，你必须成为全营指挥排长中最强的一个！别怕人家说你有当官的野心，那是蠢猪式的嫉妒。不但理解本职而且理解上级的职能，才能更灵活地完成自己的工作。满足于仅仅完成本职工作的指挥员永无出息。”好几次野外协同训练，实际指挥一连的是他这个指挥排长，袁翰只在边上传达口令，营指挥所都没察觉。有一回，袁翰竟然在“暂停”时睡着了，醒来后苦笑着说：“我也会偷懒啦。说实话，这一套，那年我当班长时就会了一半。如今当个连长，比那个时候当排长还容易，老是这一套程序，好像敌人听我们调动似的。我要是当敌人的话，别人不敢说，咱们营长就会输给我。”

像那里的不少干部一样，军事上幼稚，阅人览世却过早成熟，小小年纪的指挥排长，因为袁翰急迫地要把他推上连长位置，竟狐疑起袁翰的用心：“连长，上级要提拔你了吧？”

“天真。他们情愿提你，也不会提我。我是大比武出来的，和罗瑞卿握过手，沾上啦。”

“这是暂时的。”指挥排长很坚决地说，“什么‘单纯军事观点’，什么‘骄傲自大’，一打起仗来，人们会改变看法了。”

指挥排长的坚定信念，使得袁翰对他特别亲近，甚至有些钦佩他。但袁翰的苦恼消散一阵后，重新聚结起来会更重。“算啦，谈起来心烦。你只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指挥全连，就帮了我大忙了。”

“怎么是帮了你大忙呢？”

“等你顶上我的时候，连队不需要我了，我也可以脱军装了。”

唉，什么时候才有仗打！”

这是一段往事。现在，指挥排长膝头铺开军用地图，手指间夹着一支管状照明灯，不时探头，辨认路旁墨堆似的山影，率车按照图上的开进路线奔向观察所。

指挥车跑着跑着忽然减速，驾驶员上身前倾：“看，像是连长。”

果然是袁翰提着旅行袋，出现在公路拐角处，眼睛抗不住强烈车灯，偏开脸躲避着，脚步歪歪斜斜，差点走到路沟里去，好像刚刚从灾难中脱逃出来似的。

“闭灯，停车。”指挥排长很惊讶，连长怎么狼狈到这个程度！他跳下车奔过去。

袁翰几乎连上车的劲也没了，倒身坐在踏板上，背靠着车门，仰头闭目，享受着全身盘骨骤然松弛后带来的畅快。指挥排长“噼里啪啦”地拍去他身上的尘土，连连问话，但没有得到回答。车上的战士纷纷围在连长身边。

指挥排长朝报话班长道：“快报告，连长归队了。”报话班长拿起话筒喊开了密语。指挥排长把地图摊在袁翰面前，手指在图上快速移动：“这儿，是我连阵地，这儿，是观察所，我们现在正行进到四十公里路标处。基准射向 30—00，目标区在天马山北面，凌晨五时完成一切射击准备。副连长率战炮分队从这条路占领阵地了。指挥排齐装满员，‘无线’正与上级和阵地保持联络，‘有线’还没开设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把指挥包交在袁翰怀里，“连长，你指挥吧！”

两道雪白的灯柱上下抖动着，一辆小车驰近，戛然刹住。灯光灭了，但发动机没停转。颜子鹄在黑暗中质问：“为什么停下来？”

指挥排长道：“连长回来了。”

“那也不能停止前进。看你们，都在公路上窝成一团了。”

战士们迅速登车，袁翰端正军帽，上前敬礼。颜子鹄压低嗓音：“你超假整整二十天，什么原因？”

“老婆生孩子。”

“就这个？”

“就这个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你在请假报告上写了。我问你为什么超假？”

颜子鹄等待几秒，没听到滔滔不绝的申辩、对意外事件的渲染，或是絮絮叨叨的检讨。而这些，正是从超假干部口中常常听到的。他很想按亮手电筒照照袁翰的脸，这个违犯军纪的人究竟知不知愧！

“你等待处理。实弹射击仍然由指挥排长指挥，任务不变。”

颜子鹄回到车上，重重地关上车门：“开车！”

袁翰问指挥排长：“他是谁？我没看清。”

“刚从军里调来的颜子鹄副团长，恐怕会当团长呢！”

袁翰从颜子鹄的语气和上下车的动作里，预料到事情不妙了。犯了错误，偏偏碰上个刚上任的新官。

指挥排长抱住袁翰双肩，动情地、急切地说道：“连长，到底为什么超假？说啊，连我都不告诉？”

“确实是老婆生孩子。”

“都好好的吗？”

“好好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超假？”

“唉，你没结婚，不懂什么叫老婆。车上有干粮吧？我饿了一天了，身上只剩三分钱，买个面包都不够……”袁翰难堪得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的钱呢？”

“都甩给她了。”

车上战士赶忙递下馒头和咸鱼。指挥排长看见扔在车踏板上的瘪瘪的旅行袋，鼻眼酸涩。连长家庭生活困难，可是每回探家归来，也和别人一样，带许多土特产让大家尝鲜，这是连队的不成文法，空手回来，真不好意思见人。连长这回只带来满身尘土和一副饥肠，看来，他是被榨干了。

“再给块雨布吧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在路旁山坡上歇一会儿，你们返回时喊上我。快走！副团长准保掐着秒表在前头等着。”袁翰连连挥手。车快开时，他突然跳上车踏板，对指挥排长说：“记住，别抢时间，保证精度。实弹射击比我俩平日练的那些射击法简单，不同的只是带个响儿。你只要不慌，一定能打好！”说完，他跳下车。

指挥排长双手扣紧指挥包，心安理得了，因为连长也愿意让他指挥。等待自己的将是一场痛快的钢铁格杀，等待袁翰的是什么？副团长的命令太冷酷了，连长既已归队，就该让他指挥全连嘛。指挥排长想到这里，激情已经冷却，而激情对于取胜是不可少的。他的信心碎裂成胡思乱想，对飞快的车速也有些恐惧：“慢点，别慌。”其实他内心却很慌，总在想，自己指挥的这次射击可能比三连还要糟糕。

下车就找不到登山的小道了，地图上明明有嘛。指挥排长和战士们沿山脚急急搜索，蓦然，看到颜子鹄默立在前边，他身边就是小道，可他偏偏一声不吭，准是在气恼指挥排长到得太晚。他看了看腕上的夜光表，大概没超出规定时间，所以仍然保持沉默。

指挥排长庆幸着：找到了路，还没开灯。否则，灯光一亮，准遭来斥责。打得再好也要扣掉十分。

直到下午，实弹射击才结束。归途中，指挥排长在四十公里

路标处寻找袁翰。他频频按响车喇叭，但不见袁翰出现。他跳下车跑过草坡攀上山顶，才见袁翰坐奋斗目标雨布靠着一株歪头小松树酣睡。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射击目标区域。指挥排长意识到：不必向连长报告射击结果了，他什么都看到了，他刚刚睡着。

袁翰睁开滞重的眼皮，哑声问：“全部命中，是不是？”

“除了首发试射，那是个靠近弹。其他嘛，时间、集火、齐射，都还可以。”指挥排长的语气仿佛说一件平淡小事。但他毕竟年轻，不善于把巨大欢乐禁锢在心里，笑意最初就流露在眼角，然后一点点扩大，终于变成“咯咯”的欢笑，把滑到身前的指挥包猛力甩到身后。“我做梦也想不到，咱们连打得那么好。不只是‘命中’，完全是粉碎，对，粉碎！炮弹像被目标吸引过去，把目标都炸没了。真的，一点没剩下。真他妈痛快！”

“别骄傲啊，沾上这个毛病就终生难改。”袁翰站起来叠好雨布，淡淡地问，“那位颜副团长有什么表示？”

“笑，笑！还给我追加四发炮弹，让我多打了一个转移射。”这是真值得骄傲的，全团指挥排长中，没有谁得到过这种幸运。

袁翰有些惊异：“哟，这位副团长还真知道什么是对炮兵的最好奖赏。”

“哎呀，连长！”指挥排长叫道，“人家是火炮专家！秒表一掐，就知道了全连的协同情况。他看出你是有真本事的连长，要不就带不出这样的炮兵连。他问了我好多你的情况，还说：‘一个连队失去连长仍然能打胜仗，正说明这个连长不平常。’他是在电话里对政委说的，我听到后高兴死了。”

袁翰快步走到前面，不能让指挥排长看出自己的激动。啊，有这句话就够了，完全够了。由他批吧、骂吧、处分吧，因为他有一双明辨贤愚的眼……袁翰真想立刻见到颜子鹄。

指挥排长在后面追赶着说道：“连长、连长，你去见见颜副团长嘛，就在那边。他见到你准保高兴，你再把超假的事和他谈一谈，详细地谈一谈，他总有个家吧，还不理解你！”

“叫了我吗？”袁翰止步。

“干吗非要叫，你不会主动点。”

“不去！”

指挥车开到阵地，与炮车会合返回营区。

营区北头的一片营房就是三连，战士们正在炮场上擦炮——即使只打过一发炮弹，炮膛也需要擦洗数次。暗红色的洗刷杆在炮口出进，深黄的炮衣平铺在沙地上暴晒。一连的车炮接近时，他们都朝这边看，对各车厢的歌声和欢笑，对一连的战士打去的手势和招呼，他们竟无一回答。

袁翰从车门伸出并朝车厢唤道：“指挥排长，三连怎么了？”

指挥排长从车厢弯下身，胜利的欢乐还浅留在嘴角：“噢，他们打了个偏弹，整整偏出去一百密位，伤了一位老大娘。”

“你……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袁翰发怒了。

“我忘了。”指挥排长声音很轻，只能从口型上猜出他是想这么说的。

“你只想自己的事！”袁翰冰冷地说道，“通知各车，停止唱歌。”

“车距一百米，怎么通知啊？”

“发防空信号。”

指挥排长朝后面挥舞红绿旗，第二部车立刻平静了，同时把信号传到第三部车……整个车队无人高声说话，探出来的脑袋也全缩了回去。喇叭也不响了，各车减速，拉大距离，缓缓通过三连，仿佛是一路哀兵。

袁翰注视前方，白色的营区通路，无尽头地滑进车底。路两